

近日,欧盟推动对俄罗斯石油的禁运,企图以此进一步“惩罚”并制裁俄罗斯。然而,无论对欧盟还是对俄罗斯,石油禁运都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对俄能源依赖度较高的背景下,欧盟内部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另一方面,面对西方石油禁运压力,俄罗斯开始探索开拓新市场以应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加速调整,但障碍重重。

前4月我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10.5%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国家统计局5月16日披露的能源数据显示,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产品原煤、原油、天然气生产保持增长,电力生产同比下降。前4月,中国原煤、原油、天然气生产保持增长。

原煤方面,生产较快增长,进口由降转增。国家统计局称,煤炭增产增供政策持续推进,原煤生产保持较快增长。4月份,生产原煤3.6亿吨,同比增长10.7%,增速比上月放缓4.1个百分点,日均产量1209万吨。进口煤炭2355万吨,同比增长8.4%,上月为下降39.6%。前4月,生产原煤14.5亿吨,同比增长10.5%。进口煤炭7541万吨,同比下降16.2%。

原油方面,生产稳定增长,进口由降转增。4月份,生产原油1700万吨,同比增长4.0%,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日均产量56.7万吨。进口原油4303万吨,同比增长6.6%,上月为下降14.0%。前4月,生产原油6819万吨,同比增长4.3%。进口原油17,089万吨,同比下降4.8%。

天然气方面,生产保持平稳,进口降幅扩大。4月份,生产天然气17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7%,增速比上月放缓1.6个百分点,日均产量5.9亿立方米。进口天然气809万吨,同比下降20.3%,降幅比上月扩大12.5个百分点。前四月,生产天然气74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2%。进口天然气3587万吨,同比下降8.9%。

分品种看,4月份,火电降幅扩大,水电、核电、风电增速不同程度放缓,太阳能发电增速加快。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1.5亿吨以上

本报讯 记者刘政报道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调度平衡,确保全国能源供应平稳有序。

一是大力推动煤炭增产增供。督促主要产煤省和重点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产高产。完善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机制,指导供需双方签实签足2022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组织开展签订履约专项检查,推动实现发电供热用煤全覆盖并严格履约。持续加强储煤能力建设,尽快形成适当规模的政府可调度煤炭储备能力。开展主要产煤省区煤炭企业存煤能力核查,督促企业将储煤能力提升到合理水平。

二是高质量做好电力保供工作。坚持日调度周平衡,全力提升电力生产供应能力,多措并举纾解煤电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强煤电机组运行管理,发挥大电网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作用,利用全网资源和统一调度优势调剂余缺,消除局部地区电力供应缺口,全力保障民生和重点领域用电需求。

目前,全国煤炭产量持续高位稳定运行,煤炭价格稳步回落;全国统调电厂存煤1.5亿吨以上,处于较高水平;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主要油气企业成品油库存保持高位运行,天然气管存、罐存均处在高位水平,经济发展和民生用能得到良好保障。

生物质能产业向高附加值融合发展

在业内看来,对于生物资源在能源领域的应用,《“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

“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把生物质能纳入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统筹考虑,首次把“生物质能生产和消费体系”列为“生物质替代应用”重点发展领域的重要内容,把“推动生物能源与环保产业发展”列为生物经济七大工程之一,这将有力推动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



大唐邓州生物质能2*15MW热电机组

(大唐邓州生物质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物液体燃料等高附加值利用方向发展,在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将会拓展出更多的应用领域和场景。

多重价值显现 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且有助于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的能源,生物质能的发展有着多重意义。张大勇认为,在整个生物经济产业中,生物质能将发挥基础性、保底性的作用。他表示,生物资源中可以高附加值利用的,首先要进行更高附加值利用;而剩余的不能用于资源化利用的有机废弃物,也可以进行能源化利用。同时,发展生物质能更大的意义在于可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县域能源结构,促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转型。

对此,袁宝荣也指出,生物质能发挥着把生物资源转化成可再生能源的重要作用,处在整个生物经济产业链的底层,扮演着“兜底”的角色。她表示,生物质能作为唯一具有零碳属性,并且可转化成多种能源产品的可再生能源,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生物质能主要利用的是废弃生物资源,其中大部分资源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因此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将在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方面,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作用尤为明显。袁宝荣表示,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生物质能产业,可以有效控制面源

污染,解决人居环境问题;改善农村用能结构,构建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而依托“沼气、生物天然气工程”,还将有助于在县域范围内,构建良好高效的现代“农业—能源—生态环保”循环经济模式。

张大勇表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生物能源可以推动农村能源结构转型,比如散煤替代,由于生物质能是目前成本最接近散煤的一种替代能源,未来在农村散煤治理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生物能源还有利于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他指出,生物质能通过将秸秆、畜禽粪污、农村生活垃圾等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可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此外,在张大勇看来,通过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源,还可以促进农村走出一条“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的发展道路,使农村能源不仅可以自给,多余能源还可以卖给城镇,形成一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吸引就业,促进乡村走向共同富裕。”张大勇说。

完善政策措施 县域应成重点

虽然发展正迎来重大利好,但现阶段,生物质能产业仍存在诸多瓶颈。在宏观政策层面,袁宝荣指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仍然缺乏顶层设计,虽然《规划》中把生物质能列为四大优先发展领域和七大生物经济工程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仍缺乏细化的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需要逐步完善落实。生物质能作为具有典型环保属性的绿色低碳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行统筹考虑,首次把“生物质能生产和消费体系”列为“生物质替代应用”重点发展领域的重要内容,把“推动生物能源与环保产业发展”列为生物经济七大工程之一,这将有力推动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

在袁宝荣看来,《规划》明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强化对生物经济发展的统筹,这将有助于破解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一直面临的“九龙治水”的局面;而《规划》提出的“开展全国生物资源普查工作”,将使多年来生物质能产业没能做到的“摸清家底”工作得以完成,对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生物质能产业发挥重要作用。她同时强调,生物能源作为生物经济的一部分,需要与生物化工、生物农业等其他生物产业融合发展,走高附加值综合利用路径,以提高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对于生物质能将更多地与生物经济中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介绍,比如用玉米芯生产糠醛,产生的糠醛渣可进行能源化利用,用来发电或供热,电和热再返过来供给生物化工企业所需生产用能,形成了闭合循环,从而提升了生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

“生物能源的发展不能再单打独斗。”张大勇强调,在新阶段,生物能源与绿色低碳、生态环保产业融合将更加紧密深入,助力减污降碳动能持续增强,生物能源的生态环境价值将会有更多实现途径;生物质能的发展将逐步向热电联产、生物天然气和生

□ 吴昊

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推动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同时要求因地制宜开展生物能源基地建设,建设以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燃料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的产业园区。

作为生物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生物经济涉及面广,覆盖较多产业领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介绍,未来,我国将加快生物制造技术赋能生物能源和生物环保产业,开展新型生物质能技术研发与培育,推动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转型。

顶层设计明确 推动融合发展

王翔指出,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具备加快发展生物经济的有利条件,但生物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尚属空白。为此,《规划》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顶层设计,坚持前瞻布局,坚持整体实施,系统推进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向国民经济的医药、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领域广泛渗透。

在业内看来,对于生物资源在能源领域的应用,《规划》的出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宝荣接受采访时表示,《规划》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把生物质能纳入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战略,进

天然气计量计价改革需加快推进

□ 董秀成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在油气领域,上述文件聚焦两个方面:一是在油气领域管网领域,指出要推动油气管网设施互联互通并向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开放;二是在天然气改革领域,指出要稳妥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统一的天然气能量计量计价体系。

在全国油气管网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建立统一的计量计价体系是

重点改革任务之一。下一步,国家层面应该如何统筹这项重要而又十分具体的工作?落实到各区域如何实施?

其实,天然气计量计价改革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和争议的老话题,更是一个存在利益之争的复杂问题。客观地讲,油气计量计价改革本来不应该成为油气体制改革的阻力和障碍,因为这个利益问题本来不大,也不存在技术问题,只要平衡好利益和成本的关系,就可以迎刃而解。

然而,这个小问题在国家油气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逐渐演化成“重要问题”或“难点”之一,直到如今都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对于这一问题,国家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解决意见,并制定了具体时间表,但是进展确实十分缓慢。天然气计量计价改革是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条件,事关改革成败,必须加以尽快解决。问题关键是政府要下定决心,下大力气,解决和平衡好改革中涉及的诸多利益和大量成本问题。

长期以来,以体积计量是我国天然气的计量和计价方式,比如“元/立方米”为计价单位,无论是企业交易还是居民买卖,燃气计量和计价均是如此。

由于不同来源的天然气存在质量差异,因此一旦进入管网,也就无法区分气源,如果用体积计量和计价,那么必然存在交易方之间的分歧,客观上抑制了管道互联互通建设的动力,不利于管网改革和建设。因此,国家才提出要改革计量和计价方式,以热值计量和计价便可以消除上述不利于改革的障碍。

建立能量计量计价体系涉及设备改造或更换问题,这些只是成本问题,不涉及技术问题。只要中央政府强力政策引导,地方政府认真落实推动,企业严格贯彻执行,如此问题便可以解决。

建立能量计量计价体系,国家可以实行分步走措施。比如,首先在主干管道开始,其次逐步延伸到支线管道,最后到城市管网乃至千家万户,使这项改革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